

【他山之石】雷达里奥_世界秩序的变化（8）

中美关系与战争

9月26日

编译：李正

译者注：雷达里奥先生在基于前序文章对世界秩序的变化，国际关系，以及中美当前的竞争格局，进一步分析中美在不同领域出现的“战争”。其中，这些战争包括贸易/经济，技术，地缘政治，资本战争和军事领域，同时也从独特的视角观察了“文化战争”，以及他认为最重要的“与自己的战争”。世界秩序的变化系列接近尾声，文章也在逐步的分析中慢慢揭示其结论。祝阅读愉快！

正文：

前言

在这一章中，我将探讨美中两国目前所处的立场，以及处于这些立场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因为美中两国目前在很多领域都是竞争对手，他们在这些领域都处于“冲突”或“战争”之中，所以我们将研究这些领域的状况。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将看到的只是新旧冲突的新版本（例如，经典技术战争中的新技术，经典军事战争中的新武器等），我们将在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事情的背景下，以我们从研究这些案例中所学到的永恒和普遍的原则来看待这些问题。虽然我将研究人们可能会考虑的各种可能性，但我会在不深入了解未来的情况下这样做。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未来”中这样做。在这一章中，我还将从仅仅传达事实到分享观点（即分享我不确定的猜测）。

我将首先介绍我关于社会关系的三条原则，这些原则涵盖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所有关系，包括中美关系。就像我的其他原则一样，你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它们。它们是我所观察到的事实，并为我所用。如果你不感兴趣，可以跳过它们。

我认为与**中美关系的主要原则**是：

- 一段关系中的双方可以选择是建立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还是双输的相互威胁的关系，尽管这需要双方就他们将拥有何种类型的关系达成一致。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一种主要是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他们会考虑到对另一方真正重要的东西，并试图给予对方以回报。在这种双赢的关系中，他们可以在尊重和体谅的情况下进行艰难的谈判，就像两个友好的商人在集市上竞争，或者在奥运会上竞争的两个友好团队。如果他们选择了一种两败俱伤的相互威胁的关系，他们会主要考虑如何伤害对方，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1

希望以此迫使对方陷入恐惧的境地，从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种两败俱伤的关系中，他们将面临比富有成效的交流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历史已经表明，小规模战争可以超越任何人的控制，演变成比选择战争的领导人当时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几乎所有两方都希望他们选择第一条道路。任何一方也可以将第二条路径强加于另一条路径，而这需要双方遵循第一条路径。在所有政党的心里，不管他们选择哪条道路，都应该是他们的相对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当事方应该意识到对方可以对他们施加什么样的压力，并在不过分冲动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所得；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双方应认识到，权力的定义取决于承受痛苦的相对能力和施加痛苦的相对能力。当不清楚任何一方有多少权力奖惩施加于另一方时，第一条道路是更安全的途径，因为双方如何伤害对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第二条道路肯定会清楚地表明，在战争的地狱结束后，有很明确的界限哪个国家是主导，哪一方必须服从。这就引出了我的主要原则。

我关于**权力的主要原则**是：

- 拥有权力，尊重权力，明智地使用权力。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因为权力总是能战胜协议、规则和法律。这是因为，当推波助澜之时，那些既有权执行其对规则和法律的解释，又有权推翻规则和法律的人将得到他们想要的。使用权力的顺序如下。当出现分歧时，有分歧的一方将首先尝试解决这些分歧，而不必诉诸规则/法律，试图就自己的目的让其他人对自己达成一致。如果这不起作用，他们将尝试使用他们同意遵守的协议/规则/法律。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些想得到他们想要的而不是他们尊重规则的人将诉诸于使用他们的权力。当一方诉诸权力，而争端中的另一方没有被全力威吓所屈服，就会发生战争。战争是对相对力量的考验。战争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被遏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战争都将是决定谁能得到什么的一切。一场战争通常会确立一方的霸权地位，随后将是和平，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明显最强大的实体作战，直到这个实体不再是最强大的实体。到那时，这种动态将再次开始。尊重权力是很重要的，因为打一场将要失败的战争是不明智的。最好协商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即除非一个人想成为烈士，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考虑，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战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权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强迫别人给出你想要的东西，即欺负他们。它包括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产生双赢关系的强大力量，这种关系比双输关系的回报要多得多。换言之，通常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硬实力”不是最佳途径，而使用自己的“软实力”更可取。如果一个人处于一种双输的关系中，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这种关系，很可能是通过分开（Separation），尽管可能是通过战争。要明智地处理自己的权力，通常最好不要表现出来，因为这通常会导致他人感到受到威胁，并建立起自己的反威胁能力，这将导致一种相互威胁的关系。权力通常是最好的处理像一把隐藏的刀，它可以在战斗中被带出来。但有些时候，当互相威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展示自己的力量并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2

威胁使用它，对提高谈判地位和防止争吵最有效。了解对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是什么，特别是他们愿意和不愿意为什么而战斗，以及他们将如何战斗。通过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类型和他们过去使用权力的方式，想象他们要追求什么，并通过反复试验来检验他们，这是最好的发现。有时，相互测试底线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升级，危险地使双方陷入两难境地，不得不在战斗和虚张声势之间作出选择。不断升级的针锋相对的战争往往会使冲突超出任何一方合乎逻辑的期望。知道力量的平衡点在哪里，也就是说，知道谁会在一场战斗中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应该时刻牢记在心，因为这基本上实现双方的均衡。当双方考虑什么是“公平”解决争端时，就像在考虑法庭上的斗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样谈判协议的条款应该是什么。虽然拥有权力通常是明智的，但不拥有不需要的权力也是明智的。这是因为不需要的权力的维持需要消耗资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时间和金钱。权力带来了责任的负担。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拥有大量的权力是最好的，但我经常被一些不那么有权势的人相对于更有权势的人有更多的幸福而感到震惊。在思考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时，思考何时达成协议、何时抗争也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想象一个人的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当一个人的权力最大时，使用自己的权力来谈判协议、执行协议或打仗是可取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相对力量在下降，那么就应该尽早战斗，如果相对力量上升，则应该推迟战斗。当然，也有一些时候，战争是合乎逻辑和必要的，以保持或得到所需的。这就引出了我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

我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是：

- 当两个相互竞争的实体拥有可比的权力，其中包括摧毁另一个的权力，那么致命的战争风险就很高，除非双方都非常相信自己不会受到对方不可接受的伤害或杀害。想象一下，你正在和一个既可以与你合作，也可以杀死你的人打交道，你既可以与他们合作，也可以杀死他们，但你俩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即使你和你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合作，但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在被对方杀死之前先杀了对方。那是因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杀了你。但是你知道，在你杀他们之前，他们把你杀掉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博弈论中，处于这种状态被称为“囚徒困境”，这就是为什么为了避免致命的战争，有必要建立相互保证的保护机制，以防止对手可能对彼此造成的伤害。建立利益和依赖的交换，认识战争会造成不可容忍的损失，会促进更良好的关系。因为 a) 大多数战争发生在不清楚哪一方最强大的时候，所以结果是不确定的；b) 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c) 失败的战争是毁灭性的，它们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在有信心你不会遭受不可接受的损失的情况下，才必须参加战争，所以你必须认真考虑你到底要为什么而战。

虽然我在这一章主要关注美中关系，但我们和全球决策者正在玩的游戏就像一场多维棋局，需要每个棋手考虑许多同样在博弈的关键参与者（即国家）的许多立场和可能的举

措，其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广泛的一系列的考虑因素（经济，政治，军事等）。他们必须权衡，使他们的行动顺利。例如，现在参与这场多边博弈的其他相关参与者，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它们都有许多因素来考虑决定它们的行动。从我参与的游戏，即全球宏观投资，我知道为了做出成功的决定，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是多么复杂。我也知道我所做的决定并不像那些掌权者所做的那样复杂，我知道我无法获得像他们所拥有的那样好的信息，所以如果我绝不认为我比他们更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最好地处理它。出于这些原因，我谦虚地提出我的观点。带着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我将告诉你们，在这些战争的背景下，我是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和世界形势的，我将诚实地展现我的观点。

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处境

在我看来，命运和它的大周期表现使这两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处于现在的位置。它带领美国经历了一个各因素相互促进的成功大循环，导致了过度行为，导致了许多领域的衰弱。同样，他们也导致中国经历了大周期的衰退，这导致了难以忍受的恶劣条件，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导致了中国现在所处的上升趋势。

例如，命运和巨额债务周期导致美国现在发现自己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周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债务过多，需要迅速产生更多的债务，它不能用硬通货来偿还债务，所以它不得不用经典的后周期方法 - 印刷货币，将债务货币化，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处于这种不利地位是美国的成功导致这些过度行为的后果。例如，正是由于美国在全球的巨大成功，美元成为了世界上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国人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过度借贷。这使美国处于一个脆弱的地位，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量的钱，而这也使美国陷入了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很多钱的境地。这些处于脆弱地位的其他国家持有一个过度负债国家的债务，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增加其债务并将其货币化，并且向持有债务的国家支付显著的负实际利率。换言之，正是因为传统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想在世界储备货币中存很多钱，这导致它向那些想借那么多钱的美国人放贷，这使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这些战争进行时陷入了这种尴尬的债主-债权关系。

命运和财富周期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导致了激励措施和资源的到位，促使美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财富，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差距正在引发冲突，威胁着国内秩序，威胁着美国所需的生产力保持健壮。在中国，正是由于债务和货币疲软、内部冲突和与外国势力的冲突而导致中国经济大周期衰退的典型原因，而美国在崛起的同时，也正是这些可怕条件的极端化，最终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创造激励机制和市场/资本主义方法，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中国越来越关注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4

同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的运作方式也让美国陷入了一个不幸的境地,不得不在 a) 为捍卫自己的地位和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战和 b) 退出全球地位,之间做出选择。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太平洋战争,是美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以下两个选择中作出选择:1. 保卫台湾,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它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也不会拼出它的名字;2. 撤退。正是因为这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机制,美国现在在 70 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以捍卫其世界秩序,尽管这样做是不经济的。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取决于维持不断加强的力量,并不产生导致其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非常成功的公司也只有 200-300 年的历史。没有人能永远做到成功。

到目前为止,在这本书中,我们回顾了过去 500 年的历史,特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储备货币帝国的兴衰周期,以及中国王朝的最后 1400 年,这些回顾后,把我们带到了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放在让我们所在的大故事的背景中,并看到事情如何运作的因果模式,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待我们所处的位置。现在我们需要更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情况,希望不要忽视这一大局。当美国开始下滑的时候,这些小事情,如 Tiktok,华为,香港制裁,关闭领事馆,战列舰移动到台湾,空前的货币政策,政治斗争,社会冲突,以及其他许多将开始显得影响更大。我们将发现自己在暴风雪中,每天都向我们袭来。每一个都需要长篇的讨论,但我不打算在这里做。我会谈一些主要的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种主要类型的战争需要考虑:1) 贸易/经济战争,2) 技术战争,3) 地缘政治战争,4) 资本战争,5) 军事战争。虽然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不会发生,而是在这些地方产生合作。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些战争威胁的存在,我们应该利用历史上的案例和我们对实际发展的理解来思考下一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处理好。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在不同程度的游戏中出现。它们不应被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一个更大的不断演变的冲突的延伸。在观察冲突发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观察并试图理解双方的战略目标,例如,他们是在试图加速一场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对美国最有利,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因为中国的实力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还是他们在试图缓和冲突(因为他们相信冲突会加速)如果没有战争会更好吗?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失控,两国领导人必须清楚地知道“红线”和“跳闸线”是什么,标志着冲突严重性的变化。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战争,从历史的教训和它们提供的原则的角度来分析。

贸易/经济战争

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贸易战可以从一场礼貌的争论变成一场危及生存战争,这取决

于战斗人员想走多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美中贸易战走得很远-它只包括经典的关税和进口限制，这让人想起我们在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看到的关税和进口限制（例如 1930 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我们看到，贸易谈判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在一项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该协定正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正在初步执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次“谈判”是为了考验彼此的权力，而不是指望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贸易组织）来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力量测试，来决定贸易战争将如何进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权力测试将走多远，将采取何种形式。

除了贸易争端，美国对中国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还有三大经济批评：

1. 中国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干预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通过制造不公平的做法来保护国内产业。
2. 中国政府为中国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指导、资源和监管支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旨在从外国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政策，尤其是在敏感行业。
3. 中国人正在窃取知识产权，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国家资助的，而另一些则被认为不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一般来说，美国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既有试图改变中国人正在做的事情（例如，让他们向美国人开放市场），也有对自己的做法（对中国人关闭美国市场）。美国人不会承认做了与中国所做的同样事情（例如，获取知识产权），就像中国人不会承认一样，因为承认做这些事情的公关成本太高了。当他们寻找自己事业的支持者时，所有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像是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在为正义而战，而邪恶的军队却在做坏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双方指责对方在做坏事，而没有披露他们正在做的类似事情。

作为一个原则...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很容易保持在道德高地。然而，当战斗变得艰难时，就更容易为之前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尽管不是称之为不道德，而是称之为道德行为）。随着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在理想主义描述正在做的事情（这有利于国内的公共关系）和为赢得胜利而做的实际事情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在战争中，领导人想让他们的选民相信“我们是好人，他们是邪恶的”，因为这是争取人民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愿意为这一事业杀人或牺牲。虽然这是真的，但如果一个务实的领导者解释说“战争中没有法律”，而不是人们强加给自己的道德法则，这样很难激起民众的情绪，“我们必须遵守他们所遵循的规则，否则我们将愚蠢地用一只手在背后自欺欺人地战斗”

关于贸易战，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能看到的最好的贸易协定，而且这场战争恶化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6

的风险大于它改善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不会看到任何条约或关税的变化，因为所有的贸易谈判都要等到美国总统大选后才开始。除了选举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获胜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理这场冲突。这将对美国人和中国人如何应对正在展开的大周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两党唯一达成共识的就是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中国人对鹰派的态度有多强硬，这种态度到底是如何表达和反应的，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场贸易战争可能会如何恶化？

传统上，贸易/经济战争中最危险的部分是各国切断另一方的基本进口（例如，中国切断了美国生产大量高科技产品、汽车发动机和国防系统所需的稀土元素，美国切断了中国的基本技术）和/或从其他国家进口基本产品（例如，美国切断了中国从台湾进口半导体的供应，来自中东或俄罗斯的原油，或澳大利亚的金属——就像美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一样，这是随后军事战争的一个短期领先指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有朝这个方向的动向。我并不是说有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我想明确的是，切断任何一方重要进口的举措都将标志着一场重大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不这样的话，国际收支的演变将走上正常的道路，因此国际收支平衡将主要根据各国不断演变的竞争力而演变。

基于这些原因，两国，特别是中国，正在转向更多的国内生产和“脱钩”。正如习主席所说，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变化”，“在当前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在过去的 40 年里，它获得了这样做的能力。今后五年，我们应该看到两国更加独立。很明显，在未来 5-10 年内，中国减少可以切断的依赖的速度将大大超过美国。

技术战争

技术战是比贸易战严重得多的战争，因为谁赢了技术战，谁就可能赢得经济战和军事战。美国和中国现在是世界大型科技行业的主导者，而这些大型科技行业则是未来的产业。中国的科技产业在国内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服务，并成为世界市场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如台湾的半导体芯片）。这使得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的影响，也使中国人很容易受到与美国或非美国的核心技术断绝联系的影响。

美国现在似乎总体上拥有更强大的技术能力，尽管其技术类型各不相同，而且美国正在失去领先地位。例如，虽然美国在先进的人工智能发展方面领先，但在 5G 方面却落后。作为对这一领先地位的不完美反映，美国科技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约为中国的两倍，而中国的份额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的份额。这一计算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私营企业（如华为和蚂蚁金服）和非企业（即政府）的技术开发能力，它们在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7

中国比在美国的规模更大。如今，中国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是全球第五和第七大科技公司，仅次于一些美国最大的“FAANG”股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正由中国人主导。例如，目前全球最大的民用超级计算机有 40% 在中国，中国在 5G 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竞赛的某些方面和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其他技术领域也有类似的领先优势，比如在金融科技，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美元交易量是全球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当然，有些技术是我，甚至是我们最知情的情报部门，都不知道的秘密开发。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高其技术和决策质量。大数据+大人工智能+大计算=卓越决策。中国人每人收集的数据远远超过美国（他们的人数是美国的四倍多），他们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和大型计算，以充分利用这些数据。投入这些和其他技术领域的资源数量远远超过美国。至于提供资金，风险资本家和政府都在向中国开发商提供几乎无限量的资金。至于提供人才，中国大学毕业并从事科技职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人数大约是美国的 8 倍。虽然美国在整体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在某些领域落后），当然也有一些大型创新中心，尤其是在顶尖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因此美国并没有退出游戏，它的相对地位正在下降，因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高。请记住，中国是一个 36 年前领导人对我给他们的掌上电脑惊叹不已的国家，想象一下 36 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哪里，这不远。

为了应对技术威胁，美国的应对措施是阻止中国企业（如华为（Huawei）、TikTok 和微信（WeChat）），试图破坏它们在国际上的使用，并可能通过制裁来损害它们的生存能力，阻止它们获得生产所需的物品。美国这么做是否是因为 a）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进行间谍活动，b）因为美国担心这些公司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竞争更加激烈，作为对中国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的报复？尽管这一点值得商榷，但毫无疑问，这些企业和其他中国企业正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具竞争力。为了应对这一竞争威胁，美国正采取行动遏制或杀死有威胁的科技公司。有趣的是，虽然美国正在切断知识产权的使用权，但不久前它本来有更大的权力这么做，因为美国的知识产权相对于其他国家要多得多。中国已经开始对美国采取同样的措施，这将越来越使美国受到伤害，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在许多方面正在变得更好。他们在短时间内从惊叹于廉价的计算器中走了很长一段路。

关于技术的窃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 2019 年 CNBC 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CNBC Global CFO Council）的一项调查中，北美五分之一的公司声称其知识产权被中国公司窃取。如果一家公司在一个国家（如美国的华为）违反了法律，人们会希望看到该罪行被合法起诉，这样就可以看到证据显示技术中嵌入了间谍设备。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对竞争力增长的担忧是中国科技企业遭受攻击的一大或更大的诱因，

但人们不能指望决策者会这么说。美国领导人不能承认美国技术的竞争力正在下滑，也不能反对允许美国人民自由竞争，因为多年来，美国人民一直被教导相信，竞争既是公平的，也是产生最佳结果的最佳过程。盗窃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现实问题，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一直难以防范。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看到的，英国人对荷兰人这样做，美国人对英国人也这样做，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竞争力更强。“偷窃”意味着违法。当战争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时，没有法律、法官或陪审团来解决争端，而做出决定的真正原因并不总是由决策者披露。我并不想暗示美国侵略行动背后的原因不是好的，我不知道它们是否是好的。我只是说，它们可能不完全如自己所说。长期以来，保护主义政策一直存在，以保护公司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华为的技术肯定是有威胁的，因为它比美国的技术好。看看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并将它们与美国同类公司进行比较。美国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公司不在美国竞争。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亚马逊和其他一些美国科技公司没有在中国自由竞争。无论如何，科技脱钩正在进行，这是中美更大程度脱钩的一部分，这将对五年后的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它没有完全解释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采取的行动。

科技战争的恶化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在技术上领先（尽管它正在迅速缩小）。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对美国和非美国来源的进口技术有很大的依赖性，而美国可以影响这些技术。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也为美国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武器。它最明显地存在于先进的半导体中，尽管它也存在于其他技术中。全球领先芯片制造商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为中国和世界提供所需芯片，并可能受到美国的影响，这是值得关注的众多动态之一。有许多这样的中国技术进口对中国的利益至关重要，而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技术则少得多。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的渠道，这将标志着战争风险的重大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事件继续发生，中国将在 5-10 年内，在技术上比美国更加独立，处于更强大的地位，届时我们将看到这些技术更加脱钩。

地缘政治战争

主权，尤其是涉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正如你所想象的，“100 年的屈辱”时期和外国“野蛮人”入侵期间，毛和中国领导人就迫使 A）他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拥有完全的主权，B）收回被夺走的中国（例如台湾和香港）的部分，C）面对国外势力压迫时绝不软弱。中国对主权的渴望和维持其独特的做事方式（即它的文化）是为什么中国拒绝美国要求他们改变中国的内部政策（例如，更民主，对待西藏和维吾尔人，来决策中国与香港和台湾的交易等等）。私下里，一些中国人指出，他们并没有规定美国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境内的人民。他们还认为，美国 and 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倾向于皈依宗教，即将自己的价值观、犹太教-基督教信仰、道德和运作

方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这种倾向从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几千年中就已经形成。对他们来说，主权风险和皈依风险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组合，可能威胁到中国通过遵循它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实现它所能做到的一切的能力。中国人相信，他们拥有这样的主权和处理他们认为最好由他们的等级治理结构决定的事情的能力是不可妥协的。在主权问题上，他们还指出，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会推翻他们的政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不可容忍的。如果想防止一场热战，各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小心谨慎。对于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人希望通过战斗以非暴力的方式影响他们，而避免发生激烈的战争。

台湾问题可能是最危险、最重要、最难以想象和平解决的主权问题。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永远不会兑现其默示的承诺，即除非被迫，否则允许台湾和中国统一。他们指出，当美国出售台湾的 F-16 战机和其他武器系统时，美国看起来并不是在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既定目标。因此，他们认为，确保中国安全和团结的唯一途径是拥有反对美国的力量，希望美国在面对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大国时，能够理智地默认。我的理解是，中国现在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强了。此外，中国的军事实力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强。所以，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果我们看到一场主权之争，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第四次台海危机”，美国会为保卫台湾而战吗？不确定。

如果美国不参战，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伟大的地缘政治胜利，也是美国的一大耻辱。这将标志着美国帝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衰落，就像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及其以后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一损失。例如，在英国，它标志着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美国越是表现出保卫台湾的姿态，战败或退却的耻辱就越大。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美国一直在大张旗鼓地捍卫台湾，而命运似乎正使这一点更接近现实。如果美国真的打仗，我相信一场美国耗费生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争会在美国非常不受欢迎。而美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导致更广泛的战争。这会吓坏所有人。希望对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和它将产生的破坏，就像对苏联的相互保证的毁灭的恐惧一样，能够阻止它。

同时，从我的讨论中，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不与美国发生热战，也不想强行控制其他国家（这不同于希望尽其所能并影响其区域内的国家）。我知道，中国领导层知道热战有多可怕，也担心无意间陷入一场战争的泥潭。如果这种关系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更愿意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而且，我怀疑，他们会乐意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红线”（即，如果越过红线就会导致一场热战），他们预计未来会有更具挑战性的时期。例如，正如习主席在 2019 年新年讲话中所说，“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一个百年未有的重大变革时期。无论这些变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关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有一些领域是各自认为最重要的，主要是基于邻近性（他们最关心的是离他们最近的国家和地区）和/或获得必需品（例如，他们最关心的是不被切断必要的矿物和技术），以及其次是他们的出口市场。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地区首先是他们认为是中国一部分的地区，其次是在他们的边界上（例如，在中国海）和那些在关键供应通道上的地区（如“一带一路”国家）或是关键进口品的供应国，第三是其他对联盟具有经济或战略重要性的国家，以此按照重要性排序。

过去几年，中国在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活动，这些国家在影响地缘政治关系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些活动是经济性的，通过增加对目标国家的投资（如贷款、购买资产、修建道路和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以及向国家领导人提供军事和其他支持）来实现，而美国却在逐步减少对这些国家的援助。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认真考虑其允许中国人在其境内购买资产的政策。

一般来说，中国人似乎希望与大多数非敌对国家建立类似朝贡的关系，尽管它们离中国越近，中国希望对它们施加的影响就越大。针对这些不断变化的情况，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努力解决与美国或中国结盟是否更好的问题，最接近的国家需要对这个问题给予最多的考虑。在与世界各地领导人的讨论中，我多次听到有人说，经济和军事是两个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他们几乎都说，如果他们要根据经济来选择，他们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对他们更重要，而如果他们选择的是军事支持，美国有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当他们需要保护时，美国是否会在军事上保护他们。大多数人怀疑美国会为之而战。亚太地区的一些人质疑，就算美国愿意，美国是否有能力获胜。

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意义重大，其运作方式与二战后美国为关键国家提供经济利益的方式大体相似，以帮助建立理想的关系。相对于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正在迅速衰退。就在几年前，美国还没有强大的对手，所以美国很容易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会遵守；唯一的竞争对手是苏联（其实并不算什么竞争对手）它的盟友以及一些不具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在扩大，而美国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在多边组织中也是如此，例如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院，其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建立世界秩序之初设立的。由于美国一直在撤出这些组织，这些组织正在削弱，而中国正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 5-10 年里，除此之外，或许最值得关注的是中俄关系。自 1945 年新的世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11

界秩序开始以来，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个国家中有两个联合起来，以压制或压制第三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各自都有很多对方需要的东西（例如，俄罗斯为中国提供的自然资源和军事装备，中国为俄罗斯提供资金）。另外，由于俄罗斯军事力量强大，它将是一个很好的军事盟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国家是否在这些问题上（例如，是否允许华为进入）与美国或中国达成一致，开始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其他领域，我们将看到哪些国家与这些主要大国结盟。除了金钱和军事力量之外，中国和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即他们如何使用其软实力）将影响这些联盟的建立方式，即风格和价值观至关重要。例如，在过去几年里，我听到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形容两国领导人是“野蛮的”，这使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果他们不按照这两个国家领导人的意愿行事，他们会受到惩罚，而且他们不喜欢这样做，以至于被推到对方的怀抱。重要的是看看这些联盟会是什么样子，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实力较弱的国家的联盟所击败，而这些国家的联合体又是共同强大的。

除了国际政治风险和机遇外，两国国内当然也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和机遇。这是因为有不同的派系在争夺对两国政府的控制权，领导人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策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很难或不可能预料到的。无论是谁，都不可能预料到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讨论这些变化。因为所有的领导者（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的这些进化周期中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在这些周期的不同部分上下一步，他们（和我们）都有一系列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历史上的其他人在过去的周期中都有相同的经历，通过研究这些人在类似的阶段遇到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他们的遭遇的，通过使用一些逻辑，我们可以不完全地想象出可能性的范围。

资本战争

两个主要的资本战争风险是被资本拒之门外（中国面临的风险比美国更大）和丧失储备货币地位（美国面临的风险比中国更大）。

在第五章中，我回顾了经典的资本战争举措。它们都是美中冲突的可能性。这些行动的现代术语是“制裁”，目的是切断敌人与敌人所需资本的联系，因为没有钱就没有权力。制裁有很多种形式，包括金融、经济、外交和军事制裁。在每个类别下都有许多版本和应用程序。截至2019年，美国针对个人、公司和政府的制裁措施约有8000项。我不会深入研究各种版本和目标，因为这太离题了。关键需要知道的是，美国拥有迄今为止最大的制裁武器库。最重要的是，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最大，拥有全球领先的储备货币。通过切断全球金融机构与这些金融实体的交易，切断了它们与这些金融实体的信贷往来。这些制裁绝非十全十美或包罗万象，但总的来说异常有效。

因为金融市场制裁非常有效，它们自然会导致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制裁的国家采取措施，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12

要么绕过制裁（例如，发展一种替代支付系统），要么削弱美国实施制裁的权力。例如，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这些制裁，而且面临更多制裁的风险更大，它们现在都在发展和合作，以发展一种替代性的支付系统。中国央行很快将成为第一个提出数字货币的主要央行，这将使数字货币的使用更具吸引力。以美元为代价，让人民币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无论取得什么进展，都需要时间，而且应该被视为未来五年两国关系大脱钩阶段的一部分。

美国最大的力量来自于能够印刷世界货币（即，拥有世界领先的储备货币）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运营权力（例如，对清算系统的影响）。美国正面临失去一部分这种力量的风险，而中国则处于获得部分权力的地位。这是因为，购买和持有美元债务的意愿正在降低，因为 a）根据一些良好的长期措施，外国人投资组合中（最重要的是在政府控制的投资组合中，如央行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数额过大；b）美国政府和美国中央银行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货币的数量，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联储不将其大量货币化，那么这些数额将很难找到足够的需求；c）持有这种债务的财政激励措施没有吸引力，因为美国政府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微不足道，实际收益率为负；d）在潜在的战争期间，将债务作为交换媒介或作为财富的储藏库，不如平时那么可取。此外，中国持有的约 1 万亿美元债务（顺便说一句，这只相当于约 27 万亿美元未偿债务的 4%）是相关风险。此外，由于其他国家意识到，针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可能实际上会对它们采取行动，因此针对中国持有美元资产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会增加其他持有美元资产的人持有美元债务资产的风险，从而降低对美元资产的需求。此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大多数国家之间自由兑换，并对大多数国家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其流动实行管制和/或以违背世界利益的方式实施货币政策，这使得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吸引力下降。正如你所见，这些美元贬值的影响正在累积。同时，美元处于独特的强势地位，因为它被广泛使用，这使得它更有价值，更不容易被取代。

美国正在测试一个限度：a）以美元计价的巨额货币和债务的产生；b）实际回报率下降并为负值；c）美元被用作武器（例如，可以通过资本管制限制使用）；d）法定货币体系。我们不知道极限是多少，也不能说它已经到了。但到那个时候，要解决就太晚了。从我对过去存在这些情况的历史极端案例的研究，以及我们对当前和未来美国货币和债务供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美联储，债券的购买者正在测试在不破坏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可以从储备货币中挤出多少资金和信贷的限度。从与全世界在这一领域最有见识的人交谈，包括那些现在正在执行以及过去执行过世界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人，没有人不同意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领域，并在考验可能的极限。无论是从与本案有关的历史案例，还是从目前美元计价货币和债务的供求状况判断。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不相信美元在未来会大幅贬值。美元和美元债务的走势与利率走势相似（且相关）。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13

如果几年前你问大家，我们的名义和实际长期利率为负，而资本市场上的债务和借款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没有实施资本管制来迫使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所有这些知识渊博的人都会说“难以置信”。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而且很难做到弄清楚为什么那些债券的持有者和买家会接受这笔交易，而不是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其他东西上。我们应该看看过去的极端情况，当时最大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货币化规模如此之大，而利率却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是战争年代，需要政府资本管制，利率目标明确），并观察最通货紧缩和最萧条的经济时代，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所以“难以置信”是一个明智的评估。然而，事情现在就是这样发生的。

现在，通过观察谁，买了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然而，这个教训和人们在市场上经常得到的教训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的频率比人们预期的要多。因此，尽管大多数人，最重要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都同意我们正在测试极限，但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肯定地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在短期内大幅贬值。然而，我们可以认识到它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并且知道，如果它来了，它可能无法被阻止。当这些债券的持有者把他们的资产放在其他地方时，他们将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聪明的债务人将大量借入美元债务，他们将利用这些廉价的资金获得更高的回报，而这些举措将要求美联储在 a) 允许利率不可接受的上升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这一增长将严重损害市场和经济）以及 b) 印钞购买大量债务，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元和美元债务的实际价值。正如第 2 章和第 3 章所述，它看起来像是一种典型的货币防御。当面临这种选择时，中央银行几乎总是选择印钞，购买债务，并使货币贬值，这变得自我强化，因为持有货币所获得的利率不足以补偿货币贬值的价值。在货币和实际利率达到建立新的国际收支平衡水平之前，这是一种很花哨的说法，直到有足够多的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被强行出售，并有足够多的美国人减少购买，以便他们可以更少的偿还债务。

关于美元，人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好的替代货币来替代它，美国怎么可能失去它的储备货币地位呢？”所以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储备货币资产及其当前占外汇储备总额的比例如下：

Share of Central Bank Reserves by Currency

USD	51%
EUR	20%
Gold	12%
JPY	6%
GBP	5%
CNY	2%

这六种货币之所以被用于这些数额，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影响其相对吸引力的基本面因素。正如本研究前面的图表所解释和显示的，储备货币的使用和语言的使用一样，由于货币的使用不容易改变，所以使用储备货币的基本原因要滞后很多年。目前使用最多的四种储备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属于 1945 年后的旧主导帝国，尽管它们的基本面吸引力有限。他们来自 G5 国家，和 G5 一样不合时宜。

至于这些货币的基本面情况：

- 美元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我无需重复。
- 欧元是一种结构性弱=弱勢的货币，由那些被一个在大多数问题上高度分散、经济和军事上都很弱的货币联盟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国家制造的。
- 日元是一种在国际上没有被非日本人广泛使用的货币，它面临着许多与美元相同的问题，包括债务过多且增长迅速，货币化使其支付的利率没有吸引力。而日本只是一个中等强国，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是一个主导大国。
- 英镑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货币，它的基本面相对较弱，在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地缘政治力量的大多数指标中，该国相对较弱。
- 黄金之所以被持有，是因为它的运作时间最长，就像英镑一样，因为它是从过去的时间发展而来，也就是说，在黄金处于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之前的 1971。它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没有之前所说的法定货币被大量印刷的弱点。同时，由于黄金市场规模有限，规模也有限。
- 人民币是唯一被选为储备货币的货币，因为它的基本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最大，经济大体上是最大的，它设法使其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和商品及服务价格相对稳定，其储备和其他优势也很大。而且，它没有 0% 的利率，负的实际利率，以及债务问题的印刷和货币化，尽管它有大量的国内债务需要重组。它的缺点是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它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自由浮动，其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必须得到更好的发展，其清算系统还不发达，尚未建立起世界投资者的信任。

历史已经表明，当货币不受欢迎时，它们就会被抛售并贬值，资本会寻找其他投资（如黄金、白银、股票、房地产等）进行投资，因此不需要有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外汇市场，以使一种货币贬值。换言之，美国可能会看到其储备货币地位下降，但没有其他储备货币可供选择。

如果美国不打乱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它们将很可能迅速发展，并与美国货币和信贷市场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就算你不会马上看到这些，但你会看到它在未来 5-10 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案例表明，发展与事物的自然弧线是一致的。此外，如果中国继续实行稳健的政策，并良好地发展市场，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中国资本市场、人民币和人民币计价债券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因为相对于其基本面而言，这些债券的投资严重不足。例如：

- 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国，都占全球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的 13% 左右，但人民币仅占世界贸易融资的 2% 左右，美元占 50% 以上。增加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中的份额是相当容易的。
- 虽然中国占全球 GDP 的 19% 左右（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占全球股市市值的 15% 左右，但中国目前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股票指数中的权重仅为 5%，其资产在投资组合中仅占外国资产的约 2%。相比之下，虽然美国总体上占世界 GDP 的 20% 左右，而且增长速度较慢，但它现在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股票指数中占据了超过 50% 的权重，并拥有约 48% 的非美国资金。我的观点是，中国市场投资不足，因为投资滞后于发展，特别是对外国投资者来说。

正如之前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帝国的发展中所解释和显示的那样，世界领先的资本市场和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等世界资本市场中心的发展是每个帝国发展成为领先帝国的重要一步，传统上落后于该国基本上，中国资本市场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方式（香港和深圳在较小程度上）已经滞后于中国的发展。

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又一次被迫做出选择：a）试图通过更具侵略性的战争（在本例中是通过更具侵略性的资本战争）来破坏这条进化道路；b）接受进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大、更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以牺牲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为代价的挤压，尤其是在未来 5-10 年。我们看到一些早期迹象表明，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限制美国人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并可能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们在对中国市场和上市公司造成轻微伤害的同时，也削弱了美国投资者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竞争能力，这将支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例如，蚂蚁集团选择在香港和上海交易所上市，投资者就可以选择投资那些中国交易所，或者错过那些在那里上市而不是在其他交易所上市的投资。

军事战争

我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但是我可以和军事专家交谈，并且我会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会把我得到的东西传给大家。

不可能想象下一场大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在过去的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和其威力在过去的战争中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现在战争的种类比人们想象的要多，而且在每一种战争中，武器系统的数量比任何人都要多。当然，核战争是一个可怕的前景，我也听说过生物、网络、化学、太空和其他类型战争的可怕前景。其中许多都没有经过测试，因此它们将如何运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们所知，标题是 a) 美国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战争正在军事上升级，因为双方都在考验对方的极限；b) 中国现在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实力比美国强，所以美国可能会在这一地区输掉一场战争，虽然 c) 美国在世界各地和整体上更强大，可能会“赢得”一场更大的战争，但 d) 更大的战争太复杂了，无法想象，因为有大量未知因素，包括一些其他国家将如何在这场战争中表现，以及秘密存在哪些技术。大多数知情人士唯一同意的是，这样的战争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a) 中国军事实力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一样，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在过去 10 年里；b) 未来的发展速度预计会更快，特别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继续超过美国的话。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在 5-10 年内取得广泛的军事优势。

至于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台湾、东海和南海以及朝鲜是最大的热点地区，印度和越南则是第二大热点（原因我将不赘述）。

就美中之间的一场大的热战而言，它将包括前面提到的所有类型的战争，再加上最大限度地追求的战争，因为在生存的斗争中，每一种战争都会像历史上其他国家那样，向对方倾尽所有，所以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致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致命得多，因为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可以互相伤害。

在考虑战争时机时，我牢记这样一个原则：当国家内部出现严重混乱时，敌对国家正是积极利用其脆弱性的时机。例如，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采取行动控制欧洲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当时欧洲国家面临着经济萧条和冲突的挑战。历史也告诉我们，当出现领导层交接和（或）领导能力薄弱的情况下，在发生重大内部冲突的同时，敌人采取进攻行动的风险应被视为上升。例如，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这些条件可能存在。然而，由于时间是站在中国这边的（由于先前图表中显示的改善和减弱的趋势），如果真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17

的要打一场战争，中国人的利益是在晚些时候（例如，从现在起 5-10 年后，战争可能会更加自给自足和强大），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现在要加上另外两种类型的战争：1）文化战争，这将推动双方如何应对这些情况，包括他们宁愿为之牺牲也不愿放弃的东西；2）与我们自己的战争，这将决定我们的效力，这将导致我们在之前探索的关键方式上变得强弱。

文化战争

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是决定他们将如何处理共同面临的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将是决定他们如何相处的最大因素。美国人和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以及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如何相处，这决定了他们将如何处理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冲突。因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准则，他们也将为之奋斗和献身，如果我们要和平地解决我们的分歧，重要的是双方都明白这些是什么以及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分歧。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迫使其领导人和社会自上而下做出大多数决定，要求高标准的文明，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和如何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并孝敬等级制度中的上级。他们还寻求“无产阶级统治”，通俗地说，这意味着生产力创造的机会和成果的利益得到广泛的分配。相反，美国文化迫使其领导人自下而上管理国家，要求高度的个人自由，偏爱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崇尚革命的思想 and 行为，不尊重人们的地位，也不尊重他们的思想品质。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他们选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差异大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明显；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拥有的共同信仰（数量众多），它们一般并不重要，而且它们不是所有中国人或所有美国人都持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很舒适，反之亦然。而且，它们并不普遍。例如，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其他领域的中国人都有更像西方民主制度的治理体系。然而，这些文化差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多数事情，在大冲突时期，它们是决定性的差异，决定着双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理解和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情。虽然两国的开放增加了两国之间的互动，两国日益共享的做法（例如，产生相似愿望、产品和结果的类似经济自由）使两国的环境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似，但方法上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它们经常反映在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美国人和中国人如何互动，特别是在领导人到决策者的层面。这些文化差异中有些是很小的，有些则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都会为之而战——例如，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要么给我自由，要么让我死”，而个人自由对中国人来说远没有集体稳定那么重要。

这些差异反映在日常生活的差异中。例如，中国政府更像家长，规定孩子玩什么类型的电子游戏以及他们一天可以玩多少小时，而在美国，他们不受政府监管，因为这被认为是管理者个人的决定。人们可以争论这两种方法的优点。中国的等级文化使中国人很自然地接受政府的指示，而美国的非等级文化使美国人可以接受是否这样做与他们的政府斗争。同样，不同的文化倾向也会影响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被告知必须戴口罩以应对 COVID-19 的反应，这会导致进一步后果，因为中国人听从指令，而美国人不知道病例数量、死亡人数、经济影响等。这些文化决定了差异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会影响到中国人和美國人对许多事情的不同反应，例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等，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了两国的运作方式各不相同。

虽然这些不同的文化处理方式各有利弊，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但我确实想让大家明白，美国人和中国人文化差异深深地根植于其中，所以人们不能指望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不是美国人。换言之，人们不能指望中国人放弃他们深信的相处的正确和错误的方式。考虑到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记录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是多么的深刻，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机会不会比美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可能性更多。试图迫使中国人和他们的制度更加美国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他们最基本的信仰的屈服，他们将为保护这些信仰而战斗到底。要实现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明白，中国人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法是最好的，正如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美国价值观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一样。

例如，人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选择领导人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让有能力、有智慧的领导人做出选择，比让普通民众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做出选择要好，因为他们认为普通民众知识较少，能力较弱。大多数人认为，一般民众会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来选择领导人，并根据那些寻求当选的人会给他們什么来换取他们的支持，而不是什么对他们最有利——例如，一般投票人群会选择那些給他們更多钱的人，而不关心钱从哪里来。同时，他们也相信，就像柏拉图所相信的那样，正如在几千年里从民主政体转变为专制政体的一些国家（最近一次是在 1930-45 年间），民主政体在非常糟糕的时期很容易陷入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而人们却在为应该做什么而争吵，而不是支持强者，有能力的领导者会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还认为，他们选择领导人的制度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多代人的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位领导人的任期都只是沿着这条发展路线前进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中国认为，对集体最好的事才是对国家最重要和最好的最好由高层来决定。他们的治理体系更像是大公司，尤其是多代公司的典型治理方式，因此中国人很奇怪为什么美国和其他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制度遵循这种做法的理由，也很奇怪为什么西方人难以看到民主决策过程所遇到的挑战。需要说明，我并不是要探讨这些决策系统的相对优点；我只是想说明双方都有争论，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选择是在 a) 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对方做自己认为最好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19

的事情的权利，b) 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他们认为不可妥协的事情而战斗到底。

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国历史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就经济学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 典型的左派（赞成生产资料、穷人、财富再分配等），中国人称之为共产主义；2) 经典右派（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化），无论谁在制度上取得成功，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财富再分配的局限性。而且在所有社会，尤其是在中国，都存在着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波动，因此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是右是不正确的。在美国有限的历史中，类似的偏好波动一直存在。我怀疑，如果美国有一个较长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更广泛的波动，正如我们在欧洲所看到的，通过其较长的历史，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更广泛的波动可能。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是围绕进化趋势的大周期波动，而不是正在演变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我们看到两国现在都在发生这种波动，所以说资本主义等“右翼”政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接近于美国，反之亦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深刻的文化偏好和明显的区别。相比之下，中国人自上而下/等级化与自下而上/非等级化的文化倾向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中，美国人自下而上/不分等级的文化倾向也深深地嵌入其中。至于哪种方法最有效，最终会胜出，我将把它留给其他人去讨论，希望没有偏见，不过我要指出的是，大多数知识渊博的历史观察家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制度都不总是好或者坏，哪种制度最有效取决于 a) 环境和 b) 人们如何使用这些系统，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个系统都不会持续运行良好，事实上所有系统都会崩溃，如果 a) 系统中的个人不尊重它超过他们个人想要的，b) 系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顺应时代而不崩溃。

因此，现在，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应对共同的挑战，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在这个共同的地球上发展，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愿为之牺牲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引导他们走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大多数西方人都会为 a) 拥有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能力而战斗到底；b) 他们所属的组织缺乏阻止这种权利的权利和能力。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 a) 对权威的尊重，这体现在相关当事人的权力上；b) 要求集体组织对集体中个人行为负责的责任。最近一次这样的文化冲突的例子发生在 2019 年 10 月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张支持香港民主抗议运动的图片。他很快撤下了自己的微博，并解释说，他的观点并不代表他的球队或 NBA 的观点。莫雷随后受到美国方面（即新闻界、政界人士和人民）和中国方面的攻击。美国方面认为他没有站出来支持言论自由；中国方面要求整个联盟承担责任，并对其进行处罚，从中国国家电视台撤下所有 NBA 比赛，从网上商店撤出 NBA 商品销售，并要求联盟解雇了莫雷，因为他表达了批评的政治观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产生是因为言论自由对美国人有多么重要，以及美国人如何相信个人所属的组织不应因个人的行为而受到惩罚。另一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20

方面，中国人认为，这种有害的攻击需要受到惩罚，个人所属的团体应该对其中个人的行为负责。人们可以想象，在更大的情况下，由于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上的差异，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例如，当处于上级地位时，中国人往往希望这一点明确，让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知道自己处于从属地位并服从，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文化倾向/风格。他们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在需要的时候会提供支持。例如，当康涅狄格州州长在第一波 COVID-19 疾病和死亡的大浪潮中急于获得个人防护装备，却无法从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来源获得，我向我的中国朋友求助，他们提供了很多所需的资源。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人民）对中国的慷慨行为和严厉的惩罚既心存感激，又有所拖延。其中一些文化差异可以通过谈判使双方都满意，但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差异将很难通过谈判消除。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接受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会为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例如，美国人可能不喜欢中国人如何处理他们的人权问题，而中国人也可能不喜欢美国人如何处理他们的人权问题，所以问题是应该怎么做。美国人应该和中国人战斗，把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强加给他们；反之亦然？还是应该同意不干涉对方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a）强迫其他国家的人做他们强烈认为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太困难、不恰当，而且可能是不可能的；b）归根结底，美国有能力把事情强加给中国人，而中国有能力把事情强加给美国，这是大国国力相对强弱的一个能力。

在思考我们可能达成一致的实用原则时，我想知道美国人、中国人和你我是否能在那些真正正确的原则上达成一致（抛开我们希望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这将有助于确定所希望的前进道路。

- 每个国家/人/组织都需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而国力/权力决定了自己的地位。如果有关于谁拥有什么权力的问题，就会有一场冲突来解决这个问题。理想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激烈的战争，但如果不清楚而且很重要，一般不会和平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会清楚地表明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力，所以如果那些权力较小的人知道他们的权力较小，他们就应该进入从属地位，这样权力和地位的改变就不会发生战斗。如果他们不肯进入从属地位，就会发生战争，使弱国惨败。这就是权力交接如此痛苦的原因。
- 国际关系中唯一真正的规则是没有规则。这是因为在国际上没有相互商定的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没有法官，也没有其他的议定书来评判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惩罚那些不公平的，比个人权力更强大的人。最重要的是你是成王还是败寇。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英国人排成一排准备战斗，美国革命者从树后向他们开枪，英国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革命党人赢了，认为英国人愚蠢，新兴的美国人做了正确的事。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同意，我们的领导人和我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21

们应该停止抱怨对方的不公平，而应该专注于在权力的游戏桌上聪明地处理发生的事情？

- 胜利意味着得到最重要的东西，而不失去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因此，花费更多生命和金钱的战争是愚蠢的。
- 在国际关系中，除了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规则外，没有其他规则（例如，关于战争中道德的规则），但有不同的方法更有可能导致更好的结果。例如，有些方法更可能产生更多的双赢结果，有些方法更可能产生更多的双输结果，而那些更有可能导致双赢结果的方法更好。为了获得更多的双赢结果，一个人需要在考虑到什么对对方和对自己最重要的情况下进行良好的谈判，并知道如何更好地进行交易。
- 陷入愚蠢的战争是非常容易的（即，比任何理智的人都认为他们值得付出更多的生命和金钱的战争），因为 a）囚徒困境，b）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c）衰落的权力倒退的代价，以及 d）决策必须迅速时存在的误解。关于囚徒困境，想象一下，你正在和一个可以与你合作或杀死你的人打交道，你可以与他们合作，也可以杀死他们，但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即使你和你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合作，但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在被对方杀死之前先杀了对方。那是因为自我保护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杀了你，尽管你知道在你杀他们之前杀了你符合他们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必要先去杀戮他们的对手。愚蠢战争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要求每一方升级或失去敌人在上一步的行动被认为是示弱。为了实现和平，双方必须避免这些。与此相关的是，衰落的帝国倾向于与崛起的帝国作战，这是因为作战/撤退的计算往往会导致一个人更倾向于战斗，而不是仅仅根据预期的结果来进行，因为撤退就是失败。例如，尽管美国为保卫台湾而战似乎不合逻辑（例如，如果美国有 70% 的可能会失败），但如果不为盟友而战并赢得胜利，不与中国攻击台湾的国家相比，美国的地位和权力将大大丧失。此外，这种失败会使领导人在自己的人民面前显得软弱，这可能会使他们失去继续掌权所需的政治支持。当然，当冲突迅速发生时，由于误解而造成的误判是危险的。所有这些动力产生了对战争加速的强大吸引力，尽管这种相互毁灭的战争比以更和平的方式合作和竞争要糟糕得多。
- 激怒人们的不真实和情绪化的诉求增加了愚蠢战争的危险，所以最好是 a）让领导人如实、深思熟虑地解释形势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在一个民众意见很重要的民主国家尤为重要）或 b）尽可能选择最好的领导者并盲目信任他们。最糟糕的是 c）让领导人在与民众打交道时不诚实、情绪化。当民众被激怒并想打仗时，这就增加了战争的风险，超出了逻辑范围。政治领袖们经常激怒民众以获得政治支持。因为消极情绪需要时间来扭转，它会增加战争的危险。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和中国都在发生，但更多的是在美国发生。例如，在皮尤最近的一项调查（Pew survey）中，73% 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73% 的人认为美国应该促进中国的人权，50% 的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22

人认为美国应该“让中国对其在 COVID-19 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负责”。尽管我没有针对中国人民对美国看法的民意调查结果，单很多人告诉我，对美国的看法已经恶化了。让民众要求加速冲突的风险在不断加剧。

- 打仗和赢得战争的最聪明的方法是在竞争中战胜对手，以便有实力与他们谈判。我们能否同意，a) 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体制和能力的竞争中，b) 双方都将不可避免地遵循他们认为对他们最有利的制度，c) 美国人在权力方面稍有领先，而且正在缩小，而且中国的人数众多；d) 历史已经表明，虽然人数的多少有很大关系，其他因素（例如，我在第 1 章中提到的 17 个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即使是人口较少的帝国，如果他们管理得当，也会成为世界领先的强国？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强大，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

这使我想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后一场也是最重要的战争。

与我们自己的战争：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最能控制自己的强弱。因为很清楚是什么使国家强弱，而且这些优势和弱点是可以衡量的，所以很容易看出每个国家的表现。这些因素在第一章中列出，并用 17 个指标进行衡量。我将在这里简要回顾一下。在最后一章“未来”中，我将展示大多数国家的这些指数，并探讨这些指数的主要指标，以便我们对未来作出预测。

建立一个伟大帝国最重要的要素是：

-领导能力足够强大，足以为成功提供必要的要素...
-良好的教育。我所说的强教育不仅仅指传授知识和技能，还有教学...
-强烈的性格、礼貌和强烈的职业道德，这些都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特点。这些导致文明程度的提高...
-低腐败，高度尊重法治等规则...
-人们能够很好地一起工作，团结在一个共同的观点下，他们应该如何在一起 也很重要。当人们有知识，有技能，有良好的品行，有礼貌地一起工作...
-一个很好的资源分配系统，...
-对于最好的全球思维开放，是国家拥有最重要的成功要素...
-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带来的收入大于支出...
-强劲的收入增长...
-增加投资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系统和研发...
-迅速提高的生产率（每小时工作的产出更有价值）。提高生产力就是增加财富和生产能力。当他们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时...
-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对商业和军事都很有价值。当国家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具竞争力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23

时...

.....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

.....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护他们的贸易路线并影响那些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人。在成为经济上的佼佼者时...

.....强大、广泛使用的货币、股票和信贷市场。当然，那些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货币被更多地用作全球首选的交换媒介和财富的首选储藏库，这导致他们的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并建立了...

.....至少是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和分配资本，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贸易。

正是通过在这些方面的相互加强和坚定不移的改进，各国才得以崛起并保持其实力。

同时，这些优势的获得往往会播下周期性衰退的种子，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表现为：

.....竞争力下降...

.....成功和富有会让一个人被新兴竞争对手模仿，...

.....工作不那么努力，从事更悠闲和生产性较差的活动，...

.....新一代、战斗力较弱的一代人从那些必须变得更强大、更努力工作以获得成功的人手中接过了缰绳。同时，作为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全球力量导致一个...

.....有了储备货币，就可以...

.....能借更多钱的“过高的特权”...

.....欠外国人的债务越来越重，这使他们的力量超出了国家的基本面，为国内过度消费以及维持帝国所需的军事和战争开支提供了资金。当最富有的人通过向最穷的人借款而负债时，这是相对财富转移的一个非常早期的迹象...

.....债务和资本市场融资的经济成功既导致了金融泡沫，也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距...

.....当经济压力很大时，贫富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大，先是逐渐加剧，然后越来越激烈，...

.....政治极端主义的增加，即左翼（那些寻求重新分配财富的人，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和右翼（那些寻求将财富保持在富人手中的人，如资本家）的民粹主义...

.....富人担心自己的钱会被拿走和/或受到敌视，这会导致他们把钱和自己转移到他们觉得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或货币，如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相对于支出需求减少税收...

.....更大的赤字和不断上升的税率，这反过来导致...

.....在那些被征税、花钱和提供工作机会的人离开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空洞化过程...

.....生活必需品开支减少，使情况恶化，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提高了税率和赤字，导致更多的空洞化...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央行为了尽可能刺激债务增长而压低利率，央行失去了用硬通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24

货刺激债务和经济增长的能力...

.....当经济衰退时，a) 更多的内部争夺货币，b) 更多的中央银行印钞，最终使货币贬值...

.....这个国家的外国帝国在军事上的支持和防御变得不经济，因为维持它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它带来的收入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国家在财政上的主导地位，削弱了它在国外势力...

.....这些破坏性的条件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力，从而缩小了经济蛋糕，并引发了关于如何更好地分配日益萎缩的资源的更多冲突，这导致了更多的内部冲突，越来越多地导致双方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之间的争斗，他们想要控制局面以实现秩序。这是民主受到专制制度最大挑战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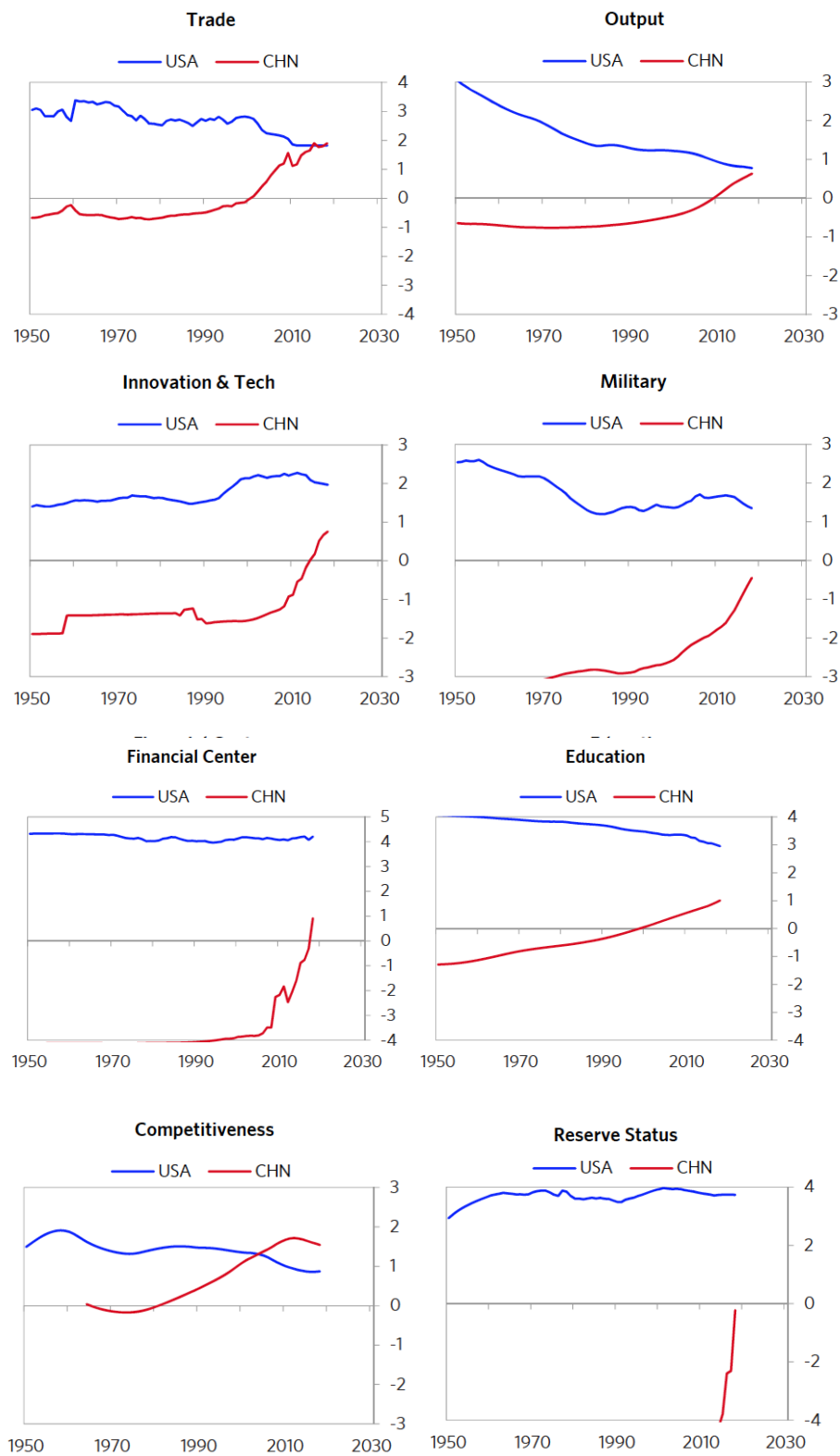
.....一个正在崛起的竞争性国家通常会获得足够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以便在其疲软时期挑战现有的主导力量。在国际上，新兴国家 a) 更有效地竞争以赢得市场和领土影响；b) 填补撤退国家留下的空白...

.....其他外部冲击，如自然行为（例如，瘟疫、干旱或洪水）可能发生在脆弱性时期，一旦发生，就会增加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下降的风险...

中美两国的内部问题和挑战远比外部和互相之间的战争和挑战更重要、更大。这包括国家领导层内部和各级政府之间的政治战争，不同派系（例如，富人和穷人、农村和城市、保守派和进步派、民族等）之间的战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等。幸运的是，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并且是可以测量的，这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得如何，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可以做出改变，使这些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正如丘吉尔对英国人民所说：“值得胜利 (Deserve Victory) !”

在本书的下一章“内部秩序”中，我们将探讨国家内部获得和失去秩序的模式和过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试图展望未来。以下图表显示了我们美国和中国八大最重要大国的指数。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我会每年更新一次，这样你就能看到事情的发展。

Appendix: Charts Showing the Relative Powers



(全文结束，由李正整理)

价值连接你我

2020 | 26

免责声明：本资料从公开信息渠道，由个人进行整理翻译。本人不拥有其内容版权，内容版权归信息所有人所有。该资料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不能作为个人及公司商业用途。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人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